

我和我的百岁老妈

董静

每次轮到照顾母亲,自己都感慨万千。随着老妈的年岁增长,尤其是去年老妈迈入百岁,老人家的行为越来越如幼童一般,“人老如顽童”这话对老妈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。

老妈虽已步履蹒跚,但她常常会爬高走低,比如别人稍不留神,她就会自己上下楼梯,或上床整理铺盖,这些危险动作常常让人看得胆战心惊。假如我来阻止她,并告知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了,老妈口头上答应,实则显得很委屈,而转眼照做不误。因为她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,让你既心疼又无可奈何。

老妈常说:“我来你家,没有别的功劳,就是拐拐角角没有浮灰了,我喜欢打扫卫生。”我说:“您的功劳可大了,把家里二十年来的卫生死角都清理干净了。”这倒是实情,自从老妈入住我家,每天扫地抹桌椅,收拾房间,就连洗漱台都擦得没一滴水,窗明几净。只是我要紧随其后,生怕她有个闪失。说实话,对于老妈做这些事,我是

支持的。多运动,勤动手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,同时让老人觉得自己在在这个家还是大有作为的。这样,老人也觉充实。而我们儿女要做的,就是耐心地陪护。

“饭后百步走,活到九十九”,是老妈的口头禅。老妈爱散步,上午下午我都会牵着她的手走一走。而每到此刻,老妈准会说:“咱来背《木兰辞》吧?”有时我不想背诵,就说自己不会背,这时老妈会说“那我来教你”;我赶快说自己会背,老妈就说“那你背,我听”。哈哈,每每如此,真让我无语了。说来也怪,老妈对很久以前学过的和经历过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,但对新发生的事情似乎屏蔽了,就连刚吃过的饭都记不得了。

老妈的思维是跳跃式的,一会儿说东,一会儿说西,我都跟不上她的节奏。老妈的眼神好,穿针引线、读书看报,都不用戴眼镜。老妈喜欢读她写的自传,自传是老妈80多岁时写的。当时我复印了七份,我们七

姊妹人手一份。每当老妈读到她父母的那段都会流下相思的泪水,为了防止老妈过分伤心,我会赶快打岔,翻过此页。

有一次,六姐来,老妈照例要读自传给我们听。老妈像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一样,首先我们要坐直身体,不能吃零食,不能看手机,更不能东交头接耳地小声说话,还不时地用余光观察着我们,曾经的教师的威严尽显其中。午饭后,我和六姐争着洗碗,这时老妈看着六姐对我说:“你让她做呗,不能驳人家的面子。”老妈智慧吧,我知道这是她偏爱着我呢。

我们娘儿俩最快乐的时候

光是给老妈洗澡。每次老妈都会特别夸张地说,自己从来没有洗过这么舒服的澡。她夸我是个孝顺的孩子,给她洗澡可用心了。我知道老妈这是在鼓励我,也是对我的肯定。老妈常说:“你们小时候我都没怎么管,没有时间,也没有精力,那时都是大孩带小孩。现在你天天用心带我,把我对你的情都补上了,债也还清了,以后就不要想我了。”每当听到老妈这么说,我都会打断话题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告诉老妈:“您养我小,我养您老,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下次不再这么说道了。”老妈看看我,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每晚把老妈服侍到上床。服侍好了,老妈躺在床上都会唱起歌来。老妈睡眠好,唱着唱着就打起了呼噜。望着熟睡中的老妈安详的面容,自己一天的疲劳也烟消云散——值得了。

桐荫墨趣

山村写生之一道门

李新宇



在老家的一些山村写生时,看到早年间留存下来的这道门。它很气派,我却不知

知道它是什么门。它在村子的中轴线上,却显然不是寨门。因为寨门需要走车马,而它却有高高的台阶。周围的建筑都已倾塌,看不出整体结构。但仅是它的五层台阶,就已在昭示着它曾有的地位——高高在上。

你会在谁的面前卸妆

马俊

看一则街头采访,有个女孩被要求卸妆。她坚决拒绝:“我从来没在陌生人面前卸过妆,给多少钱都不会卸的!”那个妆容精致的女孩,看上去很漂亮。化妆是一种修饰和美化,天生丽质的人只占极少数,在化妆技术越来越成熟的今天,确实可以通过化妆来掩盖相貌的缺点,突出优点。我觉得化妆除了给自己看,更主要的是给别人看。因为人有赢得别人认可和欣赏的本性,我们都希望把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。

其实人生在世,无论男女,无论老幼,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为自己化妆,都在不断学习为自己化妆的本领。

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,都是一张白纸。我们天生具备学习的能力,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各种各样的本领。其实我们的目的,就是为了给生命的白纸填充最美丽的图案,为素面朝天的自己化出最美的妆容。我们竭尽全力获取外界的认可,获取他人的赞美。生而为人,一个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向这个世界展现优点,同时巧妙地掩盖不足。这是生命的化妆,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一个游戏。

正因为人类有这样的本性,才使得这个世界有了人性和人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浮华世界,世态人情,各种世故,里面包含着多少生命的化妆?我们所看到的,大部分都是化妆之后的状态。换一种说法,就是每个人都在经营自己的“人设”。

人性都有两面性,“化妆人生”让我们不断趋向美好,同时也会虚饰美好。有时你分不清,你所看到的美好是本色还是化妆后的效果。其实这并不重要,化妆后的美好依然值得肯定。很多时候,你化着化着就有了真实效果。所以评价一个人,只需评价他展现出来的美好即可,因为一般情况下,这便是他带给世界的全部。

我们作为一个多侧面的人,不可能永远保持人生的精致妆容。总有那么一个时刻,我们需要卸妆放松一下自己。把所有的束缚全都洗掉,让生命的每一个毛孔都获得自由自在的舒适;把缺点也暴露一下,不再用力伪装,也不再勉强硬撑;甚至直面自己的丑陋,接受自己不为人知的缺陷。

那么,你会在谁的面前卸妆呢?肯定不是陌生人,也不是周围的同事朋友。我们努力营造出来的形象,需要全力维护。那应该是最亲的人:父母可以吗?我们需要在他们面前扮演强大的形象,给他们安全感;爱人可以吗?我们一直都在经营婚姻,经营婚姻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;孩子可以吗?孩子的角色跟父母类似,而且我们还要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。

那么我们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时候,才可以卸妆。这样看来,人真是一种极其孤独的动物。

网络新词语

XX中刘亦菲

孟冰洁

演员刘亦菲是公认的美女,所以网络上的女生们喜欢用“各位刘亦菲”来称呼所有女生,表示对对方的夸赞。后来,网友们把这个美称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各种事物上,

例如将一条美丽的金鱼叫做“鱼中刘亦菲”,将可爱的布偶猫称为“猫中刘亦菲”。久而久之,“刘亦菲”已经不仅是一个名字,而是成了美的代名词。

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旧址

在车水马龙的闹市,于简陋幽深的弄堂,天津和平区唐山道47号,这座青灰色二层砖楼,曾是一座秘密印刷厂,这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的唯一驻津单位。

1928年12月,为了加强顺直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力量,同时考虑到上海的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问题,经周恩来同志建议,党中央决定从上海调毛泽民及夫人钱希均来天津建立秘密印刷厂。

1929年初,毛泽民夫妇来到天津,毛泽民化名周韵华,公开身份是华新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。钱希均在这篇《回忆毛泽民同志在天津》的文章中,描述了这个秘密印刷厂的建立过程:到了天津以后,泽民同志为了尽快地把印刷厂办起来,整天东奔西跑,选厂房、购零件、注册营业执照等等,在顺直省委的帮助支持下,印刷厂终于办起来了,鞭炮一放,楼里的机器就转动起来。为了做好掩护,毛泽民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巧妙的

中共在津秘密印刷厂旧址

在车水马龙的闹市,于简陋幽深的弄堂,天津和平区唐山道47号,这座青灰色二层砖楼,曾是一座秘密印刷厂,这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的唯一驻津单位。

1928年12月,为了加强顺直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力量,同时考虑到上海的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问题,经周恩来同志建议,党中央决定从上海调毛泽民及夫人钱希均来天津建立秘密印刷厂。

1929年初,毛泽民夫妇来到天津,毛泽民化名周韵华,公开身份是华新印刷厂的东家兼经理。钱希均在这篇《回忆毛泽民同志在天津》的文章中,描述了这个秘密印刷厂的建立过程:到了天津以后,泽民同志为了尽快地把印刷厂办起来,整天东奔西跑,选厂房、购零件、注册营业执照等等,在顺直省委的帮助支持下,印刷厂终于办起来了,鞭炮一放,楼里的机器就转动起来。为了做好掩护,毛泽民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巧妙的

布置:一侧开布店,用布裹住印刷需要的纸张;另一侧开家具维修店,专门监视外来人员。二楼是印刷党的报刊和读物的重地,除了排印《布尔塞维克》《中国青年》《红旗》《北方红旗》《共产主义ABC》等书刊,还要排印党的文件和通电。为了掩人耳目,印刷厂平时也会对外承接信纸、卡片、发票、请柬等业务。

毛泽民和夫人将小白楼先农里的住所作为中央出版发行部秘密机关,党内需印刷的文件,先由地下交通员送到毛泽民住所,经毛泽民审查同意,再送印刷厂打出清样,由钱希均分送顺直省委负责同志稿。

为了配合地下印刷厂,顺直省委在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附近开办了北方书店,作为印刷厂的秘密转运站。印刷厂印出的书刊先送到这家书店,再由书店分发、邮寄出去。同时,中共顺直省委还在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家名为“华北商店”的古玩店,

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 王至扬 撰文

解说词

负责同共产国际、党中央联系,接转党的文件和党的经费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,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中心的转移,印刷厂的任务逐渐减少,毛泽民在中共中央的指派下回到上海,天津华新印刷厂的工作和设备转交中共顺直省委。两年间,从党中央秘密印刷厂印发出的一份份革命文件、文献和刊物,仿佛一柄柄火炬,为革命者指引着前进的方向。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六十一、曾与还珠、白羽齐名

首先需要修正的,是徐春羽的籍贯。他于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出生于江苏武进(今常州)。其父徐思允承中医家长,曾入张之洞幕府,后任京师大学堂法政科教员及安徽省宿县县长等职。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,成为溥仪“御医”。

针对徐春羽青少年时期,据其舅舅巢章甫在《海天楼艺话》中称,他“少即聪颖好弄,未尝力学,而自然通顺”。抗战爆发前夕他移居天津,居住在河北区平安

街与进步道交口处。这时期他曾供职天津教育局,还曾应邀主持周孝怀创办的《天津新报》,并经常撰写评论。据顾臻披露,1935年北平《益世报》上刊登了一篇署名“春羽”的武侠小说连载,篇名是《英雄本色》。此“春羽”若是徐本人,那么这篇无疾而终的连载可以视为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。虽然此说尚可存疑,但徐春羽在20世纪40年代初便已成名则是事实。

1941年出版的《立言画刊》上有一则广告称:“武侠小说家徐春羽君著《铁观音》、还珠楼主著《边塞英雄谱》、白羽著《大泽龙蛇传》,三君均为第一流武侠小说家……”文中徐春羽排第一位,以次才是还珠楼主和白羽。这虽是书商为宣传效果而信手为之,但其当时名气之大由此可见一斑。据1947年北平《一四七画报》称,是年徐春羽受聘于北洋大学北平部教授,讲授国文,一周要上十几个钟点的课。1949年后,徐春羽曾在北京开诊所。其最终病死在监狱中。

徐春羽一生共撰武侠小说